

荆楚歲時記
真臘風土記
吳風錄

溪蠻叢笑
歲華紀麗譜
夷俗記
夷俗考
吳社編



中華書局

夷俗記

蕭大亨纂

叢書集成初編

荆楚歲時記（及其他七種）

中華書局出版社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一毫米二十一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此據寶顏堂祕笈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夷俗記

夷俗記

四配

明泰安肅大亨纂

夷中嫁娶惟以兩姓相懼男女年相若者遂爾配合烏睹所謂媒妁哉其聘儀則取牛馬諸畜近亦知具幣帛以貧富而豐儉其數其成親則壻往婦家置酒高會先祭天地隨宴諸親友婦家預置一帳房堅於所居之側如貳室然宴畢諸親友皆已散去時將昏矣婦則乘騎避匿於鄰家壻亦乘騎追之獲則挾之同歸婦家不然卽追之數百里一二日不止也倘追至鄰家壻以羊酒爲謝鄰家仍贈婦以馬縱之於外必欲壻從曠野獲之其至婦家也諸婦女擁抱推送入幕中壻與婦將羊骨互相捧持然後交拜天地婦之裏衣必以馬尾辮繩繫之固壻以小刀斷之其始配如此貧者則隨意資送同歸壻家矣歸時婦披長紅衣戴高帽婦女前導至幕中婦持羊尾油三片對竈三叩頭卽以油入竈焚之與祭竈無異次則拜公姑伯叔母仍各送一衣似亦爲贊然亦終避匿不相見別嫌不親授受未嘗以蒸報聚處而廢也至虜王及諸台吉家其俗大抵相同特無婦避壻追之事然台吉之女成婚之日若婦不命壻入壻不敢遽入也旣婚後壻在婦家必俟產育男女始歸其歸也所贈嫁儀若帳房若馬駝若衣服男女奴僕之類輒以數百計其酋長之壻名倘不浪女名啞不害此兩家者世爲婚姻其有夫妻反目別娶有妾者婦家廉知之

卽竊入其幕殺其所娶之妾盡驅其馬駝以歸若婦不悅夫則隨其所欲嫁夫亦忍不敢言也若台吉之妻有不和則給於所部之夷如有所出則給家產令其與子別居他所無子則守夫不命之嫁不敢嫁也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不如此反相訕笑故中行說有言惡種姓之失也不亦大可擲棄哉

生育

夷人產育男女不似我中國護持產時卽裹以皮或以氈越三日方洗洗畢仍裹之如前是日椎牛置酒召親戚鄰里會飲名曰米喇兀產母自初產時卽飲食如常不避風寒卽所產之孩亦不避風寒母亦不甚懷抱兒餓則乳乳飽則以搖車盛之置於帳之內或帳之外如兒錯所稱風雨龍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蓋自孩提而然哉產時仍有嫗收生兒臍帶以箭斷之無論男女產畢俱懸紅布並腰刀於門上與懸弧結帨相似

分家

夷人分析家產大都厚於長子及幼子如人有四子伯與季各得其二仲與叔各得其一如女子已聘人而未嫁者遇父母歿亦得分其家產以歸若已嫁之女不過微有所得耳至夷人有絕戶者凡家產俱入所管之台吉其妻亦給別夷若有恩男義子曾報名於台吉及應差者卽得其家產如故不然則毫無所得也

治姦

凡俗以姦爲最重，故其處治爲最嚴。如曾首之婦有與散夷姦者，廉知之，即以弓弦縊死其婦矣。凡姦夫之父子兄弟止存一人，餘盡置之死。若妻女若帳房諸畜產之類，盡給之各散夷，所謂赤族之禍。不過是也。若散夷中有姦其婦者，唯以姦夫置之死。如姦夫預知而逃避者，則稟其酋長，罰畜產以七九之數。其有因姦而私相奔逃者，被獲則持其婦以歸，而姦夫之罰亦如之。至於姦其室女者，父母獲之則痛責其姦夫，送至夫家俟其死。如夫家置之死則止，不然則罰以九九之數。若貧不足於九九者，則盡以其妻奴婢之，若竊其女而逃奔他所者，獲則罰亦如之。且罰其女之父母以七九。若父母有不知情者，必令之督然後恕之。至若叔伯兄弟之姦干係倫理者，反置之不問，間有處置，亦不至於大甚。若稍疎者，亦略有罰而已。大抵夷俗治姦嚴於疎，而恕於親也。

治盜

天治盜之法，曩時有盜若牛羊駝馬者，止罰七九，或三九之數耳。今新法一行，且剜其目，斷其手，仍罰一九之數。卽盜一馬之尾，法猶截一指也。至畜產走失，有收獲者，酋首知之，雖二三年外，猶令人執旗偏部落中訪之，自首者則恕，如隱昧不白其事，事發仍剜其目，斷其手，何其慘也。惟外甥盜母舅之物，則置之不問。卽姦其舅母，亦無呵責之者。此又何縱也。奴盜主財，既斷一指矣，且罰及得財者，計畜之牝牡而輕其罰。大抵得牝者罰六九，得牡者罰三九也。盜戰具則罰三九，盜田禾則未收者三九，已收者六九也。

盜爲途人所獲，則盡以所盜之物給之。貴其能獲盜也。彼酷於治盜如是，是或一道乎。

聽訟

夷人雜居沙漠，喜則如馬之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踶。而其處分亦無定律。如兩台吉不和，虜王則令衆台吉理其曲直。曲者則罰牛羊以千計，駝以百計，皆以與衆台吉也。如散夷不利，則聽台吉處置其富者先奉以羊酒，然後訴其事，曲直已分，則令曲者爲直者奉酒。次日直者亦還敬，遂相懼如故也。如甚曲者，則罰不過牛羊數頭，卽坐於曲者名下，以供賞賚之資。其有致人於死者，則殺其人以抵命，其人已逃，則盡掠其家財男女而後止。若兩婦相爭，至於傷命，酋長必先詰之曰：汝之致死，彼婦汝意欲謀嫁彼夫耶？其婦督曰：無。遂以此婦與死婦之夫矣。夷中奴僕多漢人及別夷之被掠者爲之，卽其子若孫，亦世世無改易也。若有智勇藝能之人，間亦有令之管事，儼然亦酋首矣。此而爲人所殺，則罪與殺真夷者同科。若奴有殺死真夷者，非惟殺其奴以償命，且併其財產一空。至於奴爲夷人所殺，不過罰牛羊幾九以給其妻耳。無妻子者，不過罰數牛羊以給其主耳。若奴僕新來爲人所殺，又不過罰羊一隻以給其主耳。何薄奴僕若爾！若曰：此奴非我族類，故不甚惜之乎？是以被掠之人往往南冠而越唶，殆爲此哉。

葬埋

夷病不服藥，其所從來矣。近款貢以來，每賜之醫藥，冀起其罷弊，而安全之，然藥亦多不驗者，何也？蓋諸戎以曠野爲性，飲食衣服不與華同，故張脈憤興，外強中乾，往往夭促其天年，鮮能以壽終者，良有

以也。乃其葬埋之禮，則尤可異焉。初虜王與台吉之死也，亦略有棺木之具，併其生平衣服甲冑之類，俱埋於深僻莽蒼之野。死之日，盡殺其所愛僕妾良馬，如秦穆殉葬之意。若有盜及塚中，所埋衣甲及塚外馬肉併一草一木者，獲卽置之死。子女盡入爲奴，而資財無論矣。卽盜散夷之塚者，亦罰九九之數。故每於他所別立一帳，令人守之。且揚言曰：此某王某台吉之塚也。儻亦效曹瞞之餘智乎？俗無三年之喪，唯於七日內自妻子至所部諸夷皆去其姑姑帽頂而已。七日外復如故也。今奉貢惟謹，信佛甚專。諸俗雖仍其舊，獨葬埋殺傷之慘，頗改易焉。蓋西方之僧，彼號曰喇嘛者，教以火葬之法。凡死者，盡以火焚之。拾其餘燼爲細末，和以泥塑爲小像。像外以金或銀裹之，置之廟中。近年大興廟宇，召喇嘛誦經四十九日，雖部落中諸夷亦召喇嘛誦經至七日而止。盡以死者所愛良馬衣甲爲喇嘛謝。凡四方來弔者，與所部諸夷來弔者俱有牛馬賄葬，則俱以謝喇嘛。其所嬖幸之人，雖不盡殺，但自生母以外，仍爲子所收。子死父則擐甲持刃向門三砍，仍收其媳。惟此淫俗，固佛教所不能變者。若其像則雖傳至久遠，亦供奉之，而莫敢毀也。夫像教之設，肇於西方，流於北土，化悍厲爲仁慈，於王化豈曰小補之哉。

崇佛

夷俗彌悍，不能化誨久矣。比款貢以來，頗尚佛教。其幕中居恆祀一佛像，飲食必祭，出入必拜。富者每特廟祀之，請僧諷經，捧香瞻拜，無日不然也。所得市銀，皆以鑄佛鑄浮圖。自虜王以下，至諸夷見佛見喇嘛，無不五拜五叩首者。喇嘛唯以左手摩其頂而已。且無論男女老幼，亦往往手念珠而不釋也。又有以金

銀爲小盒高可二三寸許藏經其中佩之左腋下卽坐臥寢食不釋也曩俺答在時往西迎佛得達賴喇嘛歸事之甚謹達賴每指令松木台吉所居曰此地數年後有佛出焉後達賴喇嘛卒不一年至萬曆十六年松木之妻孕矣孕嘗在腹中有聲衆僧曰此當生佛比產時兒果自言曰我前達賴喇嘛也衆僧曰此真向者達賴復生矣達賴生時乘馬念珠及經一冊順義王西還以此數者示兒兒果曰此我之馬也於諸品物中獨取念珠與經曰此我之故物也且時時作西方語惟僧能解之甫三四歲時言禍福亦輒應夷人聞之於是千里羸糧而走謁之者日相望於門也咸號曰小活佛上其事以聞萬曆二十年奉聖旨陞松木之子爲朵兒只昌異其事也以故夷人愈益崇佛不倦而喇嘛之在虜中者我歲有所賜以獎異之松木台吉常居上谷西北今順義王之親弟其子曰虎督度年可七八齡云

待賓

夷人應酬禮節無所謂揖遜謙讓之儀其在幕中賓坐於西北隅主坐於東北隅賓之從者卽列於西北之下主之從者卽列於東北之下皆趺迦箕踞不倚不席也主人待之仍飲以乳以茶以酥油次則酒肉之類賓主食畢卽以其餘者犒從羣然聚食於一幕而主僕不分也又有生平不相知識或貧或餒不必卑辭哀請直入其幕而坐之主人食卽以其食割而分之以故行人過客往往望屋而食雖適千里者奚必三月聚糧哉亦有貧夷食寡恐人之分其食也輒暮夜傳牋晨起蓐食若候至日中則食雖甚寡亦必均分而無吝矣孰意狼如狼貪如羊者乃能軫猶饑之念若此乎

尊師

彼文無詩書字非六體烏有所謂師然就其能書者名曰榜什此師也學書而名曰捨畢此弟也捨畢之從榜什學也初則持羊酒行叩首禮後雖日見日叩其首必至書寫已成然後謝以一白馬一白衣衣或布或綵惟隨貧富製之無定數也夷人能書則隨酋首往來列於諸夷上一等以故夷中最敬榜什法有侮慢榜什者罰馬一匹以給之往者各部落中榜什不過數人近以奉貢崇佛榜什頗爲殷衆住者書用板或以皮近款貢來每給以紙筆之具但紙以供表章至學書者仍以板板之制如我水牌而甚範且書甚遲鈍不能搦管祇以草管代之其字形長而直體雖草而有似於篆故不可究詰云

耕獵

論者咸曰夷人肉食不茹食也又曰不火食也此在上古或然耳今觀諸夷耕種與我塞下不甚相遠其耕具有牛有犁其種子有麥有穀有豆有黍此等傳來已久非始於近日惟瓜瓠茄芥葱韭之類則自款貢以來種種俱備但有耕種惟藉天不藉人春種秋斂廣種薄收不能胼胝作勞以倍其入所謂耕而鹵莽亦鹵莽報予者非耶且也肥田沃壤千里鬱蒼厥草惟天厥木惟喬不似我塞以內山童川滌邈焉不毛也倘能深耕溉種其倍入又當何如彼中松柏連抱無所用之我邊氓咸取給焉則互市之開其於材木不可勝用矣若夫射獵雖夷人之常業哉然亦頗知愛惜生長之道故春不合圍夏不羣蒐惟三五爲朋十數爲黨小小襲取以充饑虛而已及至秋風初起塞草盡枯弓勁馬強獸肥隼擊虜酋下令大會歸

林千騎雷動萬馬雲翔較獵陰山十旬不返積獸若丘陵數衆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規也然亦有首從之別如一獸之獲其皮毛蹄角以頸首射旌其能也肉則瓜分同其利也其亡矢遺羣無人竊匿恐罹重罰其控弦鳴鏑悞傷本夷以致於死者惟償以一奴或償一駝不然則倍馬二匹而已卽陣中亦依此例俱不入故殺之科也

食用

夷人雖知火食然亦粗穢之甚矣其食肉類皆半熟以半熟者耐饑且養人也肉之汁卽以煮粥又以烹茶肉味相反彼亦不忌也有白爲米有磨爲麪麪和以乳而不知烹調之法也酒之名甚多大抵以乳爲之厚者飲數盃卽酩酊矣盃以皮囊名曰殼殼蓋鶴夷滑稽之遺製也雖肉食然客至未嘗特牛款之也雖穀食然終肉氣勝食氣也其性耐饑卽食一餚彈飲水一升可度二三日也又耐寒冬夜臥雪中縮其手足卽雪厚數尺不言凍也食無箸以手舉之亦無碗以木盆盛之今諸夷已匏製木碗木杓矣曾首則以銀爲之其堅帳房門必巽向臥亦西首今受胡僧之約已南其門矣但西首而臥雖草野露宿終不改易也散夷仍臥於地不設床榻冬氣寒肅卽犬與羊俱蟠遙於臥前人畜不分也其鼎釜食具人食畢卽縱犬餌之腥穢不避也所謂犬羊之羣豈虛語哉若其曾首則近日設有床榻矣僅高尺餘氈褥厚數寸食最喜甘衣最喜錦則糖飴錦繡之賞亦五飴之所不廢者乎

帽衣

天被髮左衽夷俗也。今觀諸夷皆祝髮而右衽矣。其人自幼至老髮皆削去獨存腦後寸許爲一小辮。餘髮稍長卽剪之。惟冬月不剪貴其煖也。莊生所稱窮髮之北非此類耶。若婦女自初生時業已留髮長則爲小辮十數披於前後左右必待嫁時見公姑方分爲二辮末則結爲二椎垂於兩耳耳亦穿小孔貫以金鎖銀環亦以朱粉爲飾但施朱則太赤施粉則太白不似我中國之適均也。其帽如我大帽而製特小僅可以覆額又其小者止可以覆頂俱以索繫之項下其帽之簷甚窄帽之頂贊以朱英帽之前贊以銀佛製以氈或以皮或以麥草爲辮遼而成之如南方農人之麥笠然此男女所同冠者凡衣無論貴賤皆窄其袖袖束於手不能容一指其拳恒在外甚寒則縮其手而伸其袖袖之製促爲細摺摺皆成對而不亂膝以下可尺許則爲小辮積以虎豹水獺貂鼠海獺諸皮爲緣緣以虎豹不括草也緣以水獺不漸露也緣以貂鼠海獺爲美觀也衣以皮爲之近奉貢惟謹我恆賜之金段文綺放其部夷亦或有衣錦服繡者其會首愈以爲榮也。又別有一製圍於肩背名曰賈哈銳其兩隅其式如箕左右垂於兩肩必以錦貂爲之其裏衣甚窄以繩准其腰而服之不以帶束也女不爲弓鞋與男俱靴靴之底甚薄便於騎乘也雖其富不以二衣更代自新製時輒服之至於弊弊亦不補也雖極佳麗不一二日則垢垢亦不浣也非惟衣垢不浣卽其夫終日垢其面經年垢其體故其腥膚不可聞殆積垢所致哉人言虜多受制於婦非其婦性獨悍夫亦有所挾耳凡衣服冠履一切巨細之事皆出其手夫自持弓射獵外一無所事事也平則司牝鷄之晨怒則肆獅子之吼功多而驕勞多則放勢固然也。

敬上

夷狄所設法令或苛急而過猛或懈弛而太寬雖失競練剛柔之中乃其敬共上命亦有可紀者凡命下之日有抗違不奉行者輒罰千馬百駝雖台吉在所不赦也凡所過地方俱有應付馬匹如我驛遞若奉差人員至有抗違不應付者輒罰牛羊五頭酋首之門今已南向若王子及台吉入俱必由門之西其散夷由門之東有由中直入者輒褫去其衣且罰其乘來之馬若婦之入見翁姑亦必由門之東見則叩首退則仍面其上逆行以出至門外始轉身順行不然懼背尊不敬也諸夷之來謁見也馬必遠繫他所繫近幕下者亦罰其乘來之馬至若毀罵酋首凡聽聞者人人皆得殺之如逃不能獲則盡其牛羊馬駝而沒之矣近奉佛教或有疾病輒召僧諷經祈福台吉爲虜王禱諸夷爲台吉禱其敬上勤懇如此

禁忌

夷人原不知禱祥之說其所最忌者無過於痘瘡凡患痘瘡無論父母兄弟妻子俱一切避匿不相見調護則付之漢人如無漢人則以食物付之他所令患痘者自取之也至若夫妻之患痘也必俟聞雷聲然後相聚不聞雷聲卽終年避匿如路人然其地寒患痘者少視內地若火宅不肯久留慮患痘也近奉佛教禁忌猶甚凡事皆守僧之戒毫不敢違一舉動僧曰不吉則戶限不敢越也一接見僧曰不吉則人罕覩其面也其俗無曆以明時惟記月之十二閏缺爲歲記日之三十出沒爲月然每月必以初一初二五爲上吉也是日也出行皆利刑罰盡弛其餘若上元中秋端午重九除夕元旦之節盡懵然不知慶賀

不舉矣。俗有卜筮，不與我同。有持羊脣骨火灼之以驗吉凶者。有以上弦之弓用兩指平舉之，口念一咒，俟弓微動而知吉凶者。有以衣領口袋諸器具向內爲吉，向外爲不祥者。又有以所食之物藏於懷，納於靴，取以與人，人以爲吉。若頂於首，盛以袖，人卽忌而不食者。又有天陰雷鳴震死頭畜爲大不祥，則以酒食禮之，立二竿爲門，驅羣畜從中走者，則吉。留之稍旁出，則凶。令衆捨之去者，虧雖蟲然，而亦知禁忌如此。

牧養

夷人畜產惟牛羊犬馬駱駘而已。其愛惜之勤，視南人之愛惜田禾尤甚。其愛惜良馬，視愛惜他畜尤甚。見一良馬，卽不吝三四馬易之。得之則旦視而暮撫，剪拂珍重，更無以加。出入不以騎，惟蓄其力，以爲射獵戰陣所需而已。凡馬至秋高則甚肥，此而急馳驟之，不三舍而馬斃矣。以其臍未實也。於是擇其尤良者，加以控馬之方。每日步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則繫其前足，不令之跳躍躡躅也。促其御轡，不令之飲水，蘢草也。每日午後控之至晚，或晚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場中。至次日又復如是。控之至三五日，或八九日，則馬之脂膏皆凝聚於脊，其腹小而堅。其殿大而實。向之青草虛臚，至此皆堅實凝聚，卽盡力奔走，而氣不喘，卽經陣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我中國不知控馬之方，往往乘肥馬以涉遠道，則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馬不在肥，在肥而實。相馬以肥，則驥驥不御，有以也。且其人平日間緩步以馬，急馳以馬，射獵以馬，故周旋熟而罄控精。我中國人能如是乎？卽有從馬上弄弓矢者，亦月不數次。此所以人馬不

相得而馳驟不如意與乘異產無異也。虜酒多取馬乳爲之。故馬之乳人與駒而分食。彼且曰。我分其第則駒食乳少。故冬月耐寒不分其乳。則駒食乳多。至冬月不耐寒。此亦曲爲之說耳。若駒以全乳食之。我想其騰驤更數倍也。大抵馬之駒牛之犢羊之羔。每一年一產。產於春月者爲佳。羊有一年再產者。然秋季多有倒損之患。故牧羊者每於春夏時以氈片裹羝羊之腹。防其與牝羊交接也。馬乳初取者太甘不可食。越二三日則太酸不可食。惟取之以造酒。其酒與我燒酒無異。始以乳燒之。次以酒燒之。如此三四次。則酒味最厚。非奉上敬賓不輕飲也。牛羊之乳。凡爲酥爲酪爲餅。皆取給焉。取牛乳則俟犢能跪。遂隔別之。日取其乳。至夜始令母子相聚也。取羊乳亦俟羔能跪。驅至他所。將牝羊每兩隻其頭相對束縛之。使不動。人從羊尾後取之。取畢始解其束縛。令母子相聚也。其取羊毛。則歲取二次或一次。積廿毛若干。則合鄰家之婦聚而爲氈。彼此交作。不數日而氈畢成。駱駝則二年一產。力能任重。每藉以負物行裝。故虜貴駝也。犬不甚大。而其性更靈。收則藉以守。獵則藉以逐。有獸被矢而走者。犬追之不獲。不以其發縱指示。動如人意。故虜貴犬也。虜以牧養爲生。諸畜皆其所甚重。然有窮夷來投。或別夷來降。此如中人必給以牛羊牧之。至於孳生已廣。其人已富。則還其所給。似亦知恤貧也。若鷄豚鴉鵝。皆其所無。板升諸夷稍有之。野產之物。若黃羊盤羊野豬野牛野馬野駝野鹿之類。皆不可馴致。惟大獵時。則能獲之。皆在極東極西極北三處。最爲繁處。宣大邊外之地。所產不多。蓋彼三處地廣人稀。食之者寡。而宣以外。恒聚數十萬虜於此。此正江河不能實漏卮。所產安能供所食哉。故虜以滻酪謀其旦夕也。

習尚

夷性椎魯木彊。自服食器用之外。不貴異物。賤用物。固其習俗然也。乃今尤趨華靡哉。其酋長類佚樂無所事事。惟耽於壹觴。溺於妖冶。拍胡笳以謳雜合。絲肉而呼噭。荒淫沉湎。更復何營。其婦女雖不甚佳麗。然最務藻飾。間亦工於刺綉。故胭粉針線所最好也。但其長乳垂至腹下。時當拮据兒。輒從腋後索而食之。此豈生成亦從馬上得之耳。其俗不競富貴。不咸貧賤。雖家無升斗處之晏如。最敬者篤實不欺。最喜者膽力出衆。其最重者然諾。其最憚者盟誓。僞則不誓。一誓死不渝也。最好弓。弓有經十餘年不壞者。最好刀。刀之制與我無異。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最好盔甲。制極精堅。卽無戰陣。猶時時拂拭也。又最好犬馬。犬馬之良者。愛之甚於愛人。往時不畏鬼神。近甚敬佛。嘗特建廟宇。乞買丹青爲莊嚴之故也。其衣服鞍轡。惟婦女爲最華。若其丈夫。雖弊衣垢面。往來親友家。不顧也。其人之體貌。不甚魁梧。面亦有哲白可愛者。但其首微扁而短。其肩橫闊。其睛白者多而黑者微黃。其鬚黃而赤。其言語多喉舌音而不清輕。其歌唱亦多喉唇音而不亮響。近雖貴金紫之飾。悅錦繡之文。甘茶糖之味。若夫珍禽奇獸。翡翠明瑤。可以快耳目。周彝商鼎。虞絃孔碑。可以供清玩。彼不知尚也。雖非渾沌蠻貊之民。猶有狉狉蒸蒸之俗。此上聖所不能懷者。今何幸就我戎索哉。

教戰

世人聞匈奴之長技三。咸曰此誠不可當。不知彼非有他謬巧。亦習慣若自然乎。史載匈奴十五卽騎羊